

新集六之九

省官

省屬

事文類聚

新集六之九

1加3
168/167
329



148
167
2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六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都省部

左右丞相

歷代**洽**革**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堯**以舜宅百揆**舜**舉八元八

禮為十六相**成湯**始置二相伊尹居右仲虺居左**高宗**得傅

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周**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秦**悼武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昭襄始以樗里疾

甘茂為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

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即位周勃為右丞相位第一陳平

利

267

33



為左丞相位第二勃免平專為丞相武帝用劉屈釐為左丞相分官屬為兩府虛其右以待四方之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後置大丞相第一品又有相國晉罷丞相復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後或有相國或丞相省置無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宋孝武以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齊以丞相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丞相上竝為贈官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闕不置其真為宰相者不居此官後周置大冢宰其後亦置

左右丞相及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隋有內史納言是為宰相亦有尤官參與焉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朝政此丞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嘗以他官居宰相而假以他官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是也武后龍朔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僕射為文昌後復改易宋沿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

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伸當制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七年十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 **元**置左右丞相位在尚書令之下平章政事之上

羣書要語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書

舜典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同上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

若時登庸同上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益稷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臯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同上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長發夢帝賚予良弼以代

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

作相置諸左右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命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丞民王命

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衮職有關惟

仲山甫補之並同上理百官而察萬民平邦國而和天下楊盈

川集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研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噐

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韓進學解

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替彌縫

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歟

唐房杜贊

當左

輔右弼之寄總代天理物之名典領百僚陶融景化

唐代宗大曆二年詔

九功不敘咨爾緝熙五品不時咨爾寅亮必廣大其

志無皦察為公常其道以秉彝裕其體以臨下

唐李絳制

位愈

高而士愈戴祿愈厚而人愈懷

唐元稹加階制

從容畀位光贊

大猷元冕赤舄在帝左右又云推忠導善達四方之志弘往納

來成天下之務

杜佑碑

武明七德文洽九歌棟才斯全鼎味以

適

呂蒙正集

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

以正百度以和四時

韓文

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孔稚圭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天方賚予人具瞻爾

張弘靖制

詩 絳灌歸衡宰

后漢酈炎詩

皇佐揚天惠四時無交兵

曹子建

建 一氣轉洪鈞

杜

大厦須異才廊廟非庸器

文

榮公鼎軸老烹

幹力健倔

韓文公

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同上

稷契光虞夏

伊呂翼商周

南史王儉少有宰相志

材館經春瑞氣浮當時曾

約相車遊

白樂天

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杜牧

早歲天教作

霖雨明時帝用補龍山

王建上張相公

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

生

劉夢得送令狐相公

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魏野上寇萊

公 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

王仁格上傳相國

玉鼎

升黃閣金章謁紫宸

任希古

今朝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

中

歐詩

但令端委坐廟堂比狄西戎談笑了

坡詩

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

韓魏公詩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杜

子美詩

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

皮日休

左轄頰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俊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湖

濁調和鼎鶴新杜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

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李德裕詩

古今事實

黃閣朱門

鄭玄云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
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也又漢舊儀丞相聽事閣
曰黃閣

金印紫綬

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幡所以異章服於百辟也百官制

丞相相國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同上又天子

之相號為丞相黃金印而尋無敵秩加二千石之上賈誼新書

柱石之臣

丞相王商國家之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詘節前元后傳又宰

相國家柱石不可不强英陸凱傳

棟梁之用

隋大業中高孝基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又宰

相之門豫童栝栢雖小已有棟梁之器南史陸凱傳

有宰相器

何武初為郡吏時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前本傳又寇恂明

經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及從吏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謂其有宰相器又孟康薦崔琳曰切見司隸崔琳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分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材後崔琳傳

有宰相體

後朱浮論吳起與田文論功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五龍夾日

狄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本傳

一柱承天

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歿謂其子曰我歿張說來弔爾以我平日寶玩盡列于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纒得即模刻以示外此人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後說悔來索則碑已模刻矣說歎曰歿姚崇猶能笑生張說後譖不行唐紀

論功第一

漢高祖五年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酈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參

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曰曹參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

人物第一

唐李揆同平童事帝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乎本傳

一代冢臣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位冠群公為一代冢臣蕭何曹參本傳

一代偉人

姚狄蘇宋皆一代偉人或二入相再入相未有不久於其事能成令名焉柳氏家學文

漢室伊周

周勃登輔佐正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室伊周前周勃傳

江左夷吾

晉桓彝傳王道為丞相彝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凱曰向見江左管夷吾無復憂矣

蕭曹丙魏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丙古贊

房杜姚宋

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持正守法三人志操不同然叶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姚宋贊

蕭曹畫一

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代何為相事無所變更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本傳

丙魏相濟

漢魏相為相丙吉代之相嚴毅吉能濟以寬同心為政上皆重之

謝安風流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南史

嘉貞風操

初天兵使張嘉貞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今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及宋璟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詔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因閱表疏遂得其名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本傳

不對錢穀

周勃為右丞相上問勃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不知上問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君主何事

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王陵傳

不問鬪傷

丙吉出逢羣鬪者歿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使騎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前後失問吉曰民鬪傷京兆尹職當禁捕宰相不親小事非當於道路問也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為知大體魏相傳

遜直濟文

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以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房杜贊

應變守文

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姚崇贊

同管朝政

如晦與元齡同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歸望房杜贊

不閱訟牒

太宗謂房元齡曰公為僕射當廣朕耳目助訪賢才比閱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房元齡傳

興仆植僵

太宗用元齡如晦於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

令典刑燦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然求所以致之之蹟
逮不可見房杜贊

獻可替否

唐蘇頲與宋璟同當國相得歡甚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
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
今丞相過之通鑑

不負天子

陸贄為相所言皆拂帝短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唐本傳

總領眾職

前魏相字弱翁宣帝即位遂為丞相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

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本傳

開誠布公

蜀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丞相其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
照明天下評曰亮之為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
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材諸葛亮傳

同心濟謀

唐杜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率二人討裁每
議事帝所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二人深相知故同心濟謀
以佐佑帝故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本傳

憂邊思職

前丙吉代魏相為丞相吉馭吏出見驛騎馳赤白囊馭吏隨至

公車知虜入雲中吏歸白狀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科瑣條其人
詔問虜所入郡邑吉具對見謂憂邊思職本傳

薦賢助國

李吉甫執政謂裴垪曰比日人物吾憐不及知君精鑒謂我言
之垪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稱得人薦賢
助國宰相之職也

開閣延賢

公孫弘旣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
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
毗替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
者居翹材之館其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

薄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

起家薦人

田蚡以肺腑為相起家薦人或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本傳

為真宰相

隋高祖有文武之大畧明達政務朝野推服議者以為真宰相

本傳又王商有威文中子又王商有威

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離席與
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為救時相

唐姚崇在告政事委積元宗謂盧懷謹曰朕以天下事委崇以
卿坐鎮雅俗耳崇出湏臾裁決俱盡顧謂齊澣曰余為相可比

何人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終其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祇可謂救時相崇曰救時相豈易得哉

以春秋相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宰相前食貨志

以明經相

韋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本傳

布衣登相

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通典

宗室進相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皆以材稱職號為賢宰相唐贊

一日台司

唐王徽為相只一日中書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度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南部新書

一歲至相

唐季訓起流人一歲而至宰相

二暮至相

張鎬起布衣二暮而至宰相

十年至相

李德裕十年之間位至宰相

八十為相

張柬之為相年且八十矣

二十三年

房元齡以盛德居相位二十三年

二十四考

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

為兩朝相

隋高穎事文煬兩朝有文武大略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論

之謂真宰相

再升三入

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延

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元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

又宋璟謝表云再升台座三入冢司

十拜四登

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帥壇

父子至相

前漢平雷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又唐戴胃子至德父

兄弟並相

卞粹以清辨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入如父年

唐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外入相一如父之年

八葉皆相

唐蕭瑀傳自瑀逮遇凡八葉皆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繼踵皆相

後楊震論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聲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先世章平方之蔑矣贊曰楊氏載德乃世柱國

九十八族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輩行不名

陸贄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

尊任不名

李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詔賜堂封

唐源乾曜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帝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並同上

詔給堂餐

唐開平詔丞相尊位而堂厨未給無餐錢其今日食萬錢之半續通典

賜白羽扇

張九齡在位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末自况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

本傳

賜熟金銘

鍾繇魏國初建拜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金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三國志本傳

賜筋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筋以表卿直也

關元遺事

賜酒賞言

李吉甫盛贊天子德憲宗欣然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醪酒

唐李絳傳

拜相沙堤

唐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

朝會火城

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似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

李肇國史補

金甌覆名

唐元宗命相皆先御書其名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

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卮酒肅宗曰非
崔琳盧從願乎上曰然通鑑

紗籠護身

唐卜者胡蘆生筮卜甚驗李藩嘗問生生日貴人也在紗籠中
李問所由終不復言後有新羅生言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
之恐為異物所擾也唐紀

以銀為信

鄴侯傳代宗欲相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
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設榻以待

唐制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

之李峴去即敕吏撤去

唐志

去卿失左右手

房元齡為相十五年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帝遣吏謂曰遜誠
美德也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卿如亡左右手本傳

去卿如斷一臂

高宗幸洛陽詔薛振與太子居守上曰朕之留卿若去一日若
斷一臂關西重事悉以委卿本傳

槐枝應相

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堂舍屋脊一枝
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
鎮使相

槐音入相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
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木 見因話錄

焚香擇相

唐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
因悉書清望官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
欣然相之 五代史

經函龍骨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
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爲裴氏祥上元中遵慶遂居
宰輔云 廣異記

宰相金榜

崔昭暴死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
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曉之 唐書

夢神授筆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邏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
二筆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政事
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太平廣記

夢錦半臂

正元中相國竇參爲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
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
者豈上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

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出宣帝志

夢金字牌

唐杜相鵬舉父夢有所之見一太碑云是宰相碑也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其鳥偏榜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

嘉話錄

一言寤主

漢田千秋無他材能術業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

十事要君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

姚崇傳贊

懷慎伴食

盧懷慎開元中遷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機密懷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味道模稜

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年不能有所發明依違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模稜

立本丹青

唐閻立本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相器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語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妄男千秋

武帝征和三年以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材能學術又無閱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後漢使至匈奴單于怪而問之曰聞漢初拜丞相以何用得之使者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本傳

歌後鄭五

鄭縈每以詩謔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置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縈本善詩其語多俳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歌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縈笑曰諸君悞美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

詣慶搔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

指鹿為馬

李斯既歿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皆畏趙高遂有望夷之禍

牽犬逐兔

秦用李斯之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秦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即位聽趙高之譖使高按斯下獄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自負於國有功實無反心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

棄去弗奏於是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
執顧謂子曰吾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
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味道春雪

唐武后時三月大雨雪蘇味道以為瑞率羣臣入賀王求禮曰
宰相調燮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
瑞雷耶

景佺秋花

唐武后嘗季秋以梨花示宰相以為祥衆賀杜景佺曰陰陽不
相奪倫瀆即為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花瀆陰陽也恐陛下布
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
請罪武后曰此真宰相也

嘆稱亡鏡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
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
傾逝一鏡亡矣

命停嚴鼓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為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文本受
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
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
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
命停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七

南江富

大用

時可編

金陵唐

富春

子和刊

都省部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文正大雅

宋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萊公大忠

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却夷

狄修宗廟天下謂之大忠

同上

呂端持重

呂端為相持重職大體每奏對同列多以諸公罕所建明一日
內出手札戒曰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言行錄

蒙正無隱

呂蒙正為相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

長編

善處大事

大中祥符九年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同上

能斷大事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切見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功效顯著此天下所以共知也

文武大政

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
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
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危疑大節

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
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
天下於泰寧公之力也

用論語相

趙韓王普傳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
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總歸朝則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

書而讀之終日雖家人不測也及翼旦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是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又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長編

用讀書人

太祖云作宰相須用儒者又云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勸趙普以讀書普晚年手不釋卷會要

作釣魚詩

呂正惠公參知政事多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為相會曲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言行錄

不殖貲產

上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汜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長編

不徼寵澤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國二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言行錄

不受苞苴

慶曆中杜衍為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事畧不為驕侈

王旦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旦

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言行錄

封還內降

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救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長編

奏格內降

趙忠簡公禹遷左僕射平章事公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之所當召用者密條置座右一一奏稟行之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言行錄

補奏復進

韓王趙普嘗欲用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徐拾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其後果稱其職長編

事不密啓

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諛則佞臣常惡之

抑求使相

李沆為相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遂寢其事

抑求節度

王文正公旦為相宦者劉承規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公執

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不過留後

戒抑貪進

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文簡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向公稱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長編

除却例簿

景德三年寇準在中書喜用寒雋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自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也卻而不視

同上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卽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稍旌恬退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知愧乃薦王安世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薦人不知

王文正公所薦人未嘗知寇準私公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薦姪大用

呂文穆公致仕真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遂至大用

夾袋疏賢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善甚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密籍記名

王文正公為相賓客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公察其可與言者召與語詢問四方利病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

不市私恩

李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又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市恩意於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以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大耐官職

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見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使人至厨中問有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言行錄

爭事上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行而

魏王別錄

決策親征

澶淵之役寇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上召問之公曰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蒙鼓然後北伐上悟遂決澶淵之行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誼呼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長編

大事自決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同上

細務進狀

治平三年上謂宰臣曰朕日與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議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長編

奏陳水旱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言行錄

奏辨災異

富弼傳神宗朝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即上書明其決不然者事略

不賀蝗歿

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歿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長編

凡事問旦

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分紀

屬意相端

見前作釣魚詩

兼判樞院

慶曆二年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改故正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命平章事呂夷簡兼判院事而童得象兼使慶曆五年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湏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廷防邊有序願罷兼樞密使從之

長編

出為都督

紹興七年金虜與劉豫合兵入寇以右僕射張浚為江淮都督出視師

士夫相慶

文彥博富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覘於庭士大夫皆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

並同上

中外鼓舞

陳康伯時虜兵再犯淮甸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扎遣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

言行錄

朝野慰望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

長編

都民遮晉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

司馬公過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都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雷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兒童皆知誦

施點守聖與誠齋楊先生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不積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歲美恢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與知也言行錄又司馬君實作相蘇東坡以詩賀之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宦官不知名

仁宗問王素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

曰陛下得人矣長編

名聞夷狄

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虜問起居

司馬光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扎論當世急務御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聞邊隙長編

天子命坐

宋初宰相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

刑賞但入熟狀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元老不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長編又淳熙七年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呼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陛下欲少更朝儀須俟他日有碩德在位施行未晚不可自微臣始孝宗聖政

鼎鑪有耳

開寶九年雷德驥言趙普強布人第宅聚斂財貨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長編

鼻能吸醋

范魯公嘗嘉謀偉量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

賜商霖字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賜車攻詩

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厲以修政事攘夷狄言行錄

趙呂並命

端拱元年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趙普曰卿勿以位高多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

賢良彌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回從古人耻其君不亮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

長編

三相當國

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富國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當國至和中文潞公富鄭公劉丞相當國

退朝錄

又嘉熙初

三居相位

宋朝以來三居相位惟趙普與呂蒙正

事畧

再世三世為相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

朝野雜記

二世宰相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獻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彌遠孫嵩之三世為相

祖孫兄弟並相

祖孫宰相者一家曾魯公欽道兄弟宰相者一家韓康公莊敏

相三十年

端拱元年五月普常戒其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各宜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命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

長編

未四十相

宋朝未四十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縝皆二十張魏公三十九

朝野雜記

輔政十年

王曾姿質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長編

為相一紀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首末凡一紀國史

兩人中書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親酌飲之曰昉兩人中書未嘗傷人害物宜其所享如此言行錄

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再入退朝錄又宋朝三人中書惟呂

文穆趙韓王同上

三遷至相

宋琪與國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平章事

乘舟偏重

紹聖初童子厚召入相與陳瓘同舟因論國事陳瓘曰譬如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

推車主行

見前爭事上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子厚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七

十三

惠壽堂梓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
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
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
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
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盡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旣成

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
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
手藝專其心術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
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
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
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
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窺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薄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

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畫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

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閭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萬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宜張其教夫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之門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闕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而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噐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言以媚之私心恟恟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哉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偶爲主請誌院壁用表于執政者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

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間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韓琦也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望於公也

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番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僕射議

杜佑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

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未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以至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眾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

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叶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案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特別自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案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

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政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僚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僚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謹議

上光範書

韓退之

正月二十七日韓愈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若間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

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旦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後十九日復上書曰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得命凡十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乃復自納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
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
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
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
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假食與沐矣豈
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
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
奸邪諛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
荒服之外者豈盡實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
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
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
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
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然而已
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
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
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
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
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揣揣焉惟不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番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上杜相公書

曾鞏

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舜也歟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

對耶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

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斂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
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
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
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間閣下爲宰
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
繼而進雜環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
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
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
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
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
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
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
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
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宰相體者非閣
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
五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
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
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
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
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
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湏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
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

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

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待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喜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盡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喜受知之深切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

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喜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尤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喜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官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輔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知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之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許昌

清如水室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疆虜外聞應喪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

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贈寇相公

陳充

十年閑纜濟川舟今日開懷敘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
在傳巖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與聖朝恢壽
域滄霞難訪赤松遊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打玲踏沙路帝前簪笏稱南山獨垂重
印押干官金利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
雨

題相州韓相公榮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尤
迎舊使君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勅元勳不須授簡樽前
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詩話

老鳳不去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柔政至熙寧中尚在雖年甚高而精力不
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
不去饑鳥臺上禁無聲未幾曾公亦去
東軒筆錄

詩占大拜

唐韋相國罷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作詩云印將金鎖鎖簾用
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
北窓瑣言

作詩相朝

楊收王鐸逢皆同年也收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大噉之王拜相逢又作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怒之

在中書十四秋

真宗時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陝郊處士魏野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遂求退

登庸衣鉢相傳

邵氏聞見錄范魯公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弟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質以為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為相

平章事

歷代沿革

唐

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

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唐百官志

宋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中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

决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
童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童
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童軍
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初置平童軍
國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御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重
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見朝野雜記嘉熙後又加以
重字以喬行簡等為之位承相之上元尚書省致平童
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相下

羣書要語

平童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書堯典

坐朝問道垂

拱平童

周典廟文

金鉉重名銀童膏服

劉禹錫代平童事表

古今事實

僕射平童

正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
下平童事

冢宰平童

裴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冢宰固辭以
疾乞間日入政事堂平童事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
召對唐本傳

皆先平童

唐李珣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童謂之平童事
不帶平童

唐裴度奏狀不帶平童事昭愍皇帝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為宰

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
遂於舊衙減落帝曰何至是耶遂復詔同平章事

天子尊禮

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
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
因乞骸骨許之分紀

天下重輕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狀
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上對既有功名震四夷
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同上

中官昇堂

唐故事宰相不干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丞相元載等見中
官宣傳詔令至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榻待之李現為相
即令去榻

典童書壁

李愚為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然無人唱和者但舉六典之
舊童書之粉壁其經緯大畧全無所施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
今為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卿為朕思之夜半因觀文臣表奏
一閱而得其名遂以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張嘉貞傳

上簿置名

鄭蔡每以詩託諷中人有誦于帝前者昭宗意其有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蔡傳

五日入中書

鄭覃以疾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以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分紀

三日入中書

裴度數引疾不任機事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同上

對盧杞姦邪

唐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題其對

絕輔國求相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甚求為宰相肅宗曰以功勳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謂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乘輿入門

五代盧程自太原觀察判官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常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呵導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

求帶許郡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貪黷貨財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時秦王從曦字永吉至闕下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常有女真寄黃金一鑑於其室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

光逢兩丁

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清白宰相

宋慶曆間杜衍為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時號為清白宰相

足尊老成

文彥博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大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下制如公言

事畧

與聞重事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師臣以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

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

朝野雜記

重事參決

天禧元年王旦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起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

分紀

大事同議

慶曆三年詔宰臣呂夷簡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宿疾在身故有是命

同上

大政共議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廟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

時游廟堂

東坡行呂公著平章制屢負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機之煩又云母廢議論時游廟堂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同至都堂議軍國事

士艷其榮

元祐元年以呂公著平章事國朝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其二人則呂公著父子也士艷其榮

通畧

使問其年

文潞公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契丹使耶律未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契丹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

其語其綜理庶務疇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臣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黍如履春冰中謝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受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谷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荐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

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唯以材升例無平進舉不以德則負蒼生之望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俶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睿謀下貞戎律尅期而進屈指可平勸衆之先是臣之志旣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勲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有遂心之宜聖朝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聆風孰不知勸

為趙庶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祇荷成命捧讀詔書心魂震驚拜伏失所中謝臣聞燮贊化源參和鼎實上合一德以平六符苟非其所繫斯重臣本虛薄

素無器能徒以文藝獲承代業比有多事陳力清時累叨渥恩
踐履官序頃歲奉職中禁草議南宮遂忝左曹列於近侍顧常
內訟已慮曠官豈謂宸眷特加擢任非據伏自循省不知所安
且臣去冬尚守郎吏今纔一歲遂備台司苟非全才難塞公議
雖鞠躬匪懈必盡事君之誠而宣化未能恐累知臣之舉生成
難報覆餗是憂伏以面奉德音不敢更有陳讓拜章感涕上谷
何階無任荷戴惶惧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杜司徒謝平章事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慮玷大猷味歿陳讓再奉嚴旨不
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
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叶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

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况臣庸瑣何以
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命
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
威以懾不順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盱食之憂下塞素飡之責
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
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
濱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見太師部

鄧潤甫

除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見司空部

鄧潤甫

律詩

上平章王相公

魏野

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七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省屬部

左右丞

歷代沿革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駟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給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及諸器用民戶租布刑獄軍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奏事宋齊梁隋皆有是官唐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

機威亨元年復舊名**五代**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
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宋**元祐令尚書左右
丞並正二品為執政官**元**以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
直天臺之管轄傳咸谷李九序

古今事實

左君右君

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宋百官志

左綱右轄

白居易為授庾承宣尚書左丞制云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
命承宣操右轄無俾戴劉魏杜專美於貞觀中

號曰神人

張謏少脩志節性聰明有令才鄉曲號曰神人除尚書侍郎左
丞進對威儀辭言辨遠帝深竒之後漢書

方於管轄

唐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是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
方於管轄

八座畏憚

晉荀晞為左丞廉察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

三臺肅清

晉劉暉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

臺閣自肅

晉傅咸為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

諸公贊

郎史脩整

韋弘景素以鯁亮稱及拜左丞居綱轄之地郎史望風脩整

職稱朕望

唐戴胄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保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聰明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功滿詔留

黃香拜左丞功滿當還詔書留秩拜尚書遷僕射

東觀漢記

豪貴拂席

王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迎之乾元中為尚書右丞

有司供帳

張說代源乾曜為左丞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

記令史名

劉覽除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

對三騶飲

南史尚書二丞給三騶謝幾卿性不拘朝會嘗預宴遊苑不得醉而歸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帷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

幾卿處之自若

上殿不下

吳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凡郊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至門不開

北齊張耀爲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勤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欲學郅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待

不置僕射

唐貞觀中宇文節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帛二百疋勞之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怒對宰相

顏真卿爲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奏求良田

隋楊汪爲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與良田爲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尋拜汪尚書汪明習法令果於

割斷時號稱職

劾競銀窟

隋郎茂爲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軍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美錦令製

崔思謙初拜右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挽弩自射

晉郤詵爲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洪聞悅服

歷園按火

趙洵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洵爲巡使俾令卽訊洵因歷孺園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旣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旣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卽日拜尚書左丞

當食批案

唐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親族衆多為言左司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通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主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短偃曲鈎

唐崔善為武德中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聽察因其身短而偃朝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懦被擲器

晉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相台之攘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台之為有司所憚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右丞制

元厚之

朕循唐制復文昌府以令僕執國大政而丞為之貳禮優秩峻茲謂輔臣某亮直清明有猷有守服在禁近厥聞惟休茲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右轄於戲庶習雖逸法艱為初凡厥有官弗祗弗迪亦惟朕政未發于中其能允諧時汝之任往服朕命厥惟懋哉

蒲左丞制

元厚之

同右丞某官問學才猷該洽通敏自朕識拔揚于禁嚴是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左綱於戲若昔大猷訓迪在位時朕忱汝協濟茲惟柢辟可以肅列曹惟若德可以熙庶績圖休于末與尚懋哉

劉摯尚書右丞誥

蘇子由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劉摯早以御史少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闢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子由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少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沉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

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
光才短力罷安能越六聯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歎何言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
弟之非將建大厦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
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托付引類自助幸得免
於顛躋不渝始終少荅恩造

爲樊左丞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慙顏
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羸搖戴臣鼇之山未如恩重臣聞尚書
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
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

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昔忝朝經剖竹頒
條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庸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
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
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側訪瑰竒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
化致理時無間言况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
垂收紫渙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
覲冒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古詩

上韋左丞二十韻

杜甫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
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

鶴新韋賢初相漢范滂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
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留藻鑑聽
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
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
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爲公
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丈濟

杜甫

左轄頗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
列天倫恨莫俱鵠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
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
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
足慰榛蕪

參知政事

歷代沿革後魏古弼爲尚書令參知政事隋蘇威高穎等參預
朝政唐劉洎張文瓘皆參知政事魏徵杜淹等參預朝政崔
仁師等參知機務此其始也宋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畏
其專將擇官以爲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
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
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
令就宣徽使廳上視事殿庭別設塼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
降宰相數字月俸雖給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止等名與普

齊也

會要○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高宗嘗欲用郭時舉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亞於參政矣穀言

失之開寶六年詔參政薛居正等於都堂與宰相同議公事

又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宜令與居正等同知雍熙四年御

史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搏位唯參知政事未有詔令依

位排砌至道元年詔參政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其搏位

先異宜合為一並得升都堂二年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

押班搏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然押勅齊衙行並馬至今

不易參政行丞相事多不踰年淳熙初葉夢錫龔夔之行丞

相近三年言者以為懷私嘉泰許深甫為參政命陳勉之兼

權又除袁起巖蓋三百員也嘉定初命雷季仲婁彥發樓大防

亦二員遂為故事不尚書省置參知政事二人為宰相之貳

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參聞政本職重端副

唐李靖制

宜緝台階之政

唐崔

日用制

燮贊化原參知鼎實

柳子厚代謝表

擢參相府貳秩台

衡楊億謝表

須陪議於宰除

賜魯公亮批

豫大政於萬機下丞

相之一等

實錄

贊貳國鈞參圖廟論

歐陽集

黃樞貳職侍講金

華紫府引真參謀王鉉

陳希烈制

參聞政道陪貳宰司

賜魯公亮批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太宗賜蕭瑀

古今事實

崔湜文詞

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

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盛事本傳

戴胄忠直

唐戴胄為尚書叅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其實忠直厲行情深體國

諭除銀鈎

隋蘇威與高穎叅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本傳

解賜佩刀

唐魏徵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叅議得失他日宴群臣帝曰

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

佩刀以賜本傳

貢金不受

褚遂良進黃門侍郎叅綜朝政莫離支貢金遂良曰討弒君之罪不受其賂分紀

進爵以酬

唐戴胄為吏部尚書叅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爾本傳

蹈履仁義

魏徵與杜淹等以秘書監叅預朝政上問徵與諸葛亮孰賢云

云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本傳

勸行仁義

魏徵字元成正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卽位四年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本傳

參掌機密

魏文帝卽位劉放孫資轉為左右丞參掌機密評曰劉放文翰孫資勤謹並管喉舌權聞當時三國志

輔贊聖德

施大資點字聖與自除簽書未一月卽參大政總軍國之務者凡六載所建明為多尤以輸忠切諫輔贊聖德為心言行錄

守道耿介

唐蕭瑀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瑀於爾時不以利誘威怵社稷之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旣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歿日猶生年也本傳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參知政事職源

剛毅守節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

用吾今用卿夫公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
挺立無所牽隨言行錄

剛正立朝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
名器私人同上

稱為五貴

隋蘇威字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蘇威傳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譖昉於上前人有
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啻爾後盧敗昉知政事及盧事昉頗為
撝解之上因言曰盧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
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真宰相才

寇萊公準召為參知政事嘗奏事切直太宗怒起輒攀帝衣復
坐事決乃退太宗曰此真宰相材也太宗實錄

真台輔器

趙公普為相呂端為參政嘗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
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真台輔之器也

中書總目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
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公與韓公同心輔政

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人

言行錄

天章條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爲叅知政事每進見上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退而條列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

言行錄

又宋元

憲公庠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上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公時叅知政事獨進曰臣等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同上

兼權密院

趙鼎曰仁宗陝西用兵宰相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叅與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

言行錄

同議邊事

紹興四年六月臣僚言仁宗皇帝康定初陝西用兵知樞密院晏殊言近詔邊事宰相叅議而叅知政事獨不與聞乞自今並許同議仍令書檢帝曰議政之臣所當同國休戚詔皆從之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叅知政事同議仍書檢詔依見行條例仍自今三省官通書檢

中興會要

面議政事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八
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為主 言行錄

前陳利害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在政事堂議論有所不同必反復切磨
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利害甚多 言行錄

前辯是非

唐質肅公介拜叅知政事與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
必究功辯析要是非之歸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
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
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論禁朋黨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叅政范仲淹對曰自古以來
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
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 悚水記問

令薦人材

趙忠簡公鼎在洪二年召還除叅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材公卽
以朱震范同呂祉陳彙呂本中林季仲薰茶上之 言行錄

面折賈琰

竇侂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稱贊而多
矯誕侂叱之太宗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侂陞州後爲叅知政
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太宗曰非
也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 職源

頭毆劉樹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叅知政事方欲奏除減苑囿遇太武與劉樹圍碁弼摔樹頭毆其背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通鑑

取法韓歐

周益國文忠公必大除叅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惓然無間最為可法言行錄

勞曰裴度

慶曆中貝州兵士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

職源

太平宰輔

王文正叅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文正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輔李文靖公不荅至中書召文正語之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言行錄

清優學士

孫夢得為叅知政事曰俸祿差厚爾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東齋記事

自節度除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為叅知政事以當降麻盛文

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銜之
倦遊錄

與相職均

張方平除參政制曰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
之論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嚮至仁以澤萬類近則群元
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
丁殊

一員押麻

凡鎖院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交德
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閣
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摘首尾詞及階
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

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

淳熙玉堂雜記

輪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其位
樽先異位宜合為一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閏七月衝政

會要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知大名府趙昌言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即

日赴中書視事

長編

轉官加階

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契丹方講好真宗
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

階勳封邑入謝皆有對賜分紀

虞喜得人

薛簡肅公奎拜參知政事公嘗使契丹議論服其坐中及聞公用皆喜曰是得人矣六一文

行且相卿

契丹謀入寇畢文簡公士安首疏五事帝多納用中書闕相乃進公參知政事帝曰未也行且相卿言行錄

魚頭公

魯肅簡公參大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性直言骨鯁如魚頭也同上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或率楊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東齋筆記

魏徵批鱗

魏徵參預朝政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見其嫵媚耳對曰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數批逆鱗哉本傳

丁謂拂鬚

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美汚中書寇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深愧恨之

召母賜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揀拔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八
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
甚厚 事畧

加父優恩

叅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
副陳堯叟張文孝旻文肅田登用而朝廷多優加其父恩命焉
春明退朝錄

不交一談

張洎為給事中叅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
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洎夙
夜坐曹每冠帶候準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後既
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洎奏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叅預

不曉一句

張洎為叅知政事嘗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
乃默然不言深失訐謨之體端曰洎雖有所言皆不過佯揣陛
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洎上疏徵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
肖關隴餉餽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奏不悅却以付洎謂曰卿
所謂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

同議都堂

會要開寶六年六月詔叅政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相趙
普同議公事

坐退思嚴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嚴雖妻

子亦不許入

國老開談

古今文集

雜著

蔡叅政制

元厚之

勅卿輔之任為朕股肱惟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尤謂才難具官某學足以造微智足以適變向繇禁近遂長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替襄指佞彈邪而無所迴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國為心排沮異端以陳紀立經為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叅大政夫惟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祇服訓辭往欽朕命

章叅政制

元厚之

勅朕若稽古正名于百工惟門下二品副侍中之職與聞國論實左右予具官某稟資雋明通達治體當陪宰府出殿師藩今茲命爾躋秩于東省爾其念哉民之利病在賦政政之臧否在官人官非其人政或失當出納自爾往惟欽哉

讓知政事表

李嶠

有命自天光寵踰量如集于木啓處失圖中謝臣聞簡賢任能百揆所以時敘謬官失職九沅於是咸曠隆替所寄義不可輕臣才實凡庸志無遠大叨預簪纓遂升臺閣踐金門而遊石室掌狐史而叅鳳綸被蜉蝣之衣徒切榮寵接鴛鴦之羽久慙尸曠其受妨賢之責忽承非次之恩乃使叅預機衡獻替帷幄持

濟巨之舟楫味和羹之醢醢以挈瓶之智陪負鼎之遊將何以
 祗奉帝惟弼亮皇極况丹青所運鼓舞通於四時鑪錘所裁綱
 紀行於萬俗動關政體豈易其人臣才缺行踈藝殫術淺同子
 房之多病異吳漢之強力策支離之杖未振其軀資擁腫之材
 豈勝其任將恐貽災傾餽取辱敗軍喪實虧名夫豈足惜害公
 撓法茲焉是懼敢緣陳力之義輕布由衷之請伏冀九霄垂澤
 三舍迴光體臣不移之愚矜臣難奪之志特停過謬改命才賢
 則器滿之凶不累於凡鄙棟隆之吉永光於聖代

辭免叅知政事表

歐陽脩

職叅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命所披
 跼踖難安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

聞置在樞機素飭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
 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
 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皇帝陛下收誤獎
 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又以在廷擢
 之不次俾或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效之誠殞糜後已

謝除叅知政事表

歐陽脩

贊貳國鈞叅聞妙論謂宜不次之選冀得非常之材乃以敘遷
 比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
 問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
 邁亨嘉之會驟蒙獎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
 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忍去敢

期譽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
益伏遇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又以濟治康謂
臣既樸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
負遂茲冒寵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
坤之造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樓鑰

承命下臨撫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叅預之良近弼
之有二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洊黜從
班叨塵宥府才再周於月瑄已疊被於恩綸玩愒自慙於事功
而何補衰疲既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
冠而退忽驚寵渥俾與政機載攷舊章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
近比未聞兩地之贅負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怜過分收
還成渥願亟賜於俞音茂東英才以共扶於興運

辭免叅知政事表

樓鑰

進叅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洵布懇祈之切敢辭
俯偃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
實倍費於保全一朝收召而復還又屢叨於褒擢非敢忘知止
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疢交侵徒強顏而自覩年齡云
邁顧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稍有毫釐之補序遷而上已
分已逾而况據案牘而書名雖具負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無
長策之可陳誤寵所加羣言必駭伏望皇帝陛下念經綸之事
重思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容衰瘁更詒濫

吹之譏或昇舊班俯存孤迹

謝除叅知政事表

樓鑰

充貳樞庭方慙玩偈晉陪宰路遽被推遷倍深臨谷之危莫遂
循墻之請中謝竊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叅聞下丞
相之一等定名稱於乾德復官制於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
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再掌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
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粗竭於謏才終莫裨於末議負二宜去有
七弗堪宿恙漸侵將顛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真蹟地以靡遑况
秉鈞當軸之虛負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童之約仍從商
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
在本兵尚為僥冒茲叨助理尤懼曠疎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盛
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禦侮坐底於外寧聚精會神力先於內
治東求俊又寘在弼諧肆令衰退之蹤亦泰延登之數臣敢不
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慕賡歌之喜知足知止庶
幾從告老之私

上曾叅政書

臨溪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
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
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
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
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又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八 二十三 德壽堂
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久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久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益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

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其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踈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

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
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
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
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鄭叅政劄

朱晦庵

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卽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
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
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
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竟成無
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
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駁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

亦無足言者今若得以因病辭官开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
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叅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
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喜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
遇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歿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叅政
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叅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
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喜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
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
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
公念之

詩話

作釣魚詩

見前叅政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九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省屬部

左右司

郎中

員外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

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唐武德初省正觀初復置改為

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承務咸亨中復舊名掌副左右丞

所轄諸司事天后永昌元年復增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

神龍初省後復置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始實有職掌左

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凡四員掌舉諸司之綱紀

號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御史按察失職七年御史房置簿以書御史六曹官糾核之多寡當否為殿最紹聖初詔都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違太多者其姓名取旨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紀定建炎三年以置檢正省左右司二員明年復隆興元年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戶禮機速房右司書擬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為劇乃置二員元左司掌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傳事右司掌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傳事各置郎中員外郎都事其屬有祗候郎君架閣庫管勾同管勾等人

羣書要語

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三公之喉舌

漢崔寔傳

二十

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

唐書

董正六曹

彌綸省闈

紀綱百

司左右司掌受傳六曹之事而舉正文書之稽失

四朝志舉

稽違署符自知宿直為丞之貳

六典

掌舉諸司之綱紀與百僚

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同上

位膺列宿爵綰通班總八座

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鏘鏘會府掌北斗之璣衡肅肅禮闈握

南宮之樞輿

張鷟劾許鑑文

尚書政本左右司綱紀之地故郎

選異於諸曹

南豐擬制

都司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于前若

網在綱振之則舉弛之則廢

藥城除孫覺制

中臺都司主以郎

吏非獨付受書奏亦以助正紀綱

除張康國等制

升冠都司之

右

趙及制

都司紀綱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

同上

訂左曹

參訂右曹

同上

古今事實

毗佐助鼎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

漢官儀

應邵

台佐加貂

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佐加貂始自球

南史

玄冕黻裳

隋煬帝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宋因改曰郎中服童與諸司郎中並同玄冕五旒衣元童裳刺黻一章兩梁冠

玄纓纁裳

天后永昌元年始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時顧琮自侍御史

陳元懷真以洛州司戶遷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並爵弁玄纓簪導青衣纁裳一梁冠

以文辭薦

白敏中字用晦為左司員外郎武宗唯聞白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病足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辭類其兄而有器識

以詳整稱

武元衡字伯蒼遷左司郎中詳整任職時以詳整稱重

勵志獨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漸濁亂貨賂公行士夫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隋書

草疏極言

張拭字敬夫除右司員外郎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拭夜草手
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宰相慙憤不堪而上獨不以
為忤親扎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拭復奏上意感悟命得中寢楊
誠齋集

精簡得人

太宗朝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乃為政本比者綱維不舉竝為
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
丞左右司郎中如竝得人自然綱維一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
息其稽滯哉唐書

掄選有序

吳王潛為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沒

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
掄選有序潛之力也九國志

公廳決事

劉摯傳摯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
持兩端司意旨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

都堂坐白

張維字振綱留為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堂坐白或甚
曰瑣瑣辨切非朝官體公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吏
籤擬輒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晦庵集

沮大臣議

倪濤字臣濟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

為同位計濤獨曰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以貽
後患宰相王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罷之東都事畧本傳

宣都司力

葉顥除右司時孝宗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公膺
首選遷左司一日帝召諫官曰葉顥在都司二年甚宣力然與
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顥聞之公論不然因陳其求
外補意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翼日除吏部
侍郎兼權給事中楊誠齋集

書數曾布

陳瓘為右司員外郎以書獻曾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
而壞先政皆閣下之過也布讀之大怒辨論移時瓘指事敘言

辭色不撓堂吏比肩竦觀又以日錄辨國用須知繳申三省遂
出知秦州丁未錄

面折願浩

紹興三年時方審量濫賞以左右司領之呂願浩當國時有縱
舍右司員外郎王岡輒待不可曰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
不平謂何怨始有所歸矣願浩矍然中興系年錄

出使除職

元豐六年七月左司郎中范雍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都司出
使除職自此始元祐元年范子奇范純夫自左右司出為河北
京東轉運皆用雍例直龍圖閣長編

被劾失職

許鑑為左司郎中不稱職張鷟劾之云位膺列宿爵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唐書

自書除目

王震字子發元豐四年開天章閣初用官制大除拜詔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右司員外郎直使自書除目時論榮之哲宗實錄本傳

學為宰相

紹興十三年三省擬進右司郎中上謂輔臣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學為宰相豈可不謹擇會西文

都事

歷代沿革本尚書都令史之職今史蓋前漢官也漢尚書臺令

史秩二百石魏令史皆八品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陳五人品並第八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唐置六人從七品上自晉宋齊後魏北齊隋置八者當八座之數梁陳置五者當五曹之數唐置六者當六曹之數宋尚書省都事正八品元於左右二司各置都事亦古制也

古今事實

絳服賢冠

都令史絳朝服進賢二梁冠官品第八廩月八斗西百官表注

朱衣執板

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二梁冠

齊職儀

判事側坐

尚書郎判事正坐都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北齊故事

在任專學

虞溥字允元為編將軍領兵備隴西在任專學以郎中補尚書

都令史

有國士風

趙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

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言古葬地

太康六年尚書郎令史王銍上言古葬必於不食之地不妨民

令率土之臣各附京邑求墓地廣種松柏臣恐數十年後民稀

松柏相望非永安之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九

終

專文類聚新集

卷之九

七

後言堂





